大明度經卷第一

南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潛

行品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王舍國其鷄山
與大比丘衆不可計弟子善業第一
及大衆菩薩無央數敬首為上首是
時十五齋日月滿佛請賢者善業此
衆菩薩集會樂汝說菩薩大士明度
無極欲行大道當由此始（師云請之以法不以飲食也）
於是秋露子念此賢者說明度道自
已力所乘佛聖恩乎善業知其意而
荅曰敢佛弟子所說皆乘如来大士
之作所以者何從佛說法故有法學
賢者子賢者女得法意以為證（法學學法也解）
（空不顧无想寂定謂之得法意漏盡結解得道謂之證由言證已當還本无矣）其為證
者所說所誨所言一切如法無諍（所說者解）
（說經義也所誨者教誨人也言者廣陳法言也）所以者何如来說
法為斯樂者族姓子傳相教如經意
无所諍（如始人本也来所由来也人本空无泥曰同軀也佛得三法空三界彩想滅矣安般日還為何等還五陰知見滅處故曰如来矣佛說淨法但為樂行、無寂法法施也）善業言
如世尊教樂說菩薩明度無極欲行
大道當由此始夫體道為菩薩是空

明覺刊

虛也斯道為菩薩亦空虛也師云菩薩心履識太
道欲為斯道心為道俱无形故言空虛也斯道者謂空不配無想也何等法貌為
菩薩者不見佛法有法為菩薩也於佛經法
不見五陰六衰十二緣起有菩薩也吾於斯道無見无得其
如菩薩不可見明度無極亦不可見
彼不可見何有菩薩當說明度无極
若如是說菩薩意志不移不捨不驚
不怛不以恐受不疲不息不悪難此
微妙明度與之相應而以發行則是
可謂隨教者也不移不退轉也不捨不廢大志也驚怖怛熱也不驚怖必深法
心中不滿熱嫌其為苦也必歡喜受此法不以恐迫故受此法强學之也以不為疲不以為勞也不息者不懈也
又菩薩大士行明度無極當學受
此如愛此者不當念是我知道意所
以者何是意非意淨意光明賢者秋
露子曰云何有是意而意非意善業
曰若非意者為有為無師云當學知是非意以知非意无復
想捨即為意淨光明者無復塵冥矣也彼可得耶彼彼意也可得意處不乎
曰不可也言不可者不可言无亦不可得處也善業曰如非
意有與無不可得不可得不可明其
合此相應者豈有是意意非意哉曰
如是者何謂非意善業曰謂其無為
有為者謂生死之心陰自起念捨一念一至无不為已非意者无復有此生死想故曰無也無
雜念也雜念者想且在經且在五陰意不一定謂之雜念也已如空定不起五陰為无

明度經卷第一　第三張

讚念也秋露子曰善哉善哉佛稱賢者說
山澤行實為第一菩薩受此無上正
真之道善業意解微妙常善於山澤空淨之行故為佛所稱不退轉
菩薩受此意不轉謂菩薩得住第七地也觀而不休明度無極
當以知此觀而不休謂惟此經意不疲倦也欲學弟子
地當聞是經擇取奉持弟子趣欲空不願無想得泥洹
已不望知佛權道大悲也欲學緣一覺地緣一覺者望欲得佛慈悲
不著不窮於善權也若學佛地當聞是經學佛地者弘慈普濟
不中道取證矣擇取奉持所以者何是明度
道說法甚廣是為菩薩大士所學善權十力
無異佛法度人欲一切知言是經廣大在三學者自擇取也善業白佛言
吾以為菩薩者其不可見名亦不可
得師去菩薩与名皆空當以何為之說明度經也又所匡政皆不
可見不可得者當何為菩薩說法欲以
道匡政天下者欲之徒使其無為邪見之行也如是世尊所疑有
著吾與物也斯不可得一切所疑謂有吾身與万物也貰
貨貴秏皆非有得吾与万物皆非已有難可常保也但以
名為菩薩至于佛亦名也然不住不
住佛與菩薩在世間但名耳其法意非住也不住者以權者也所以者何
名不可得是故名者非住非不住名者猶水
中月像也若為菩薩說深明度意不移不
捨不疲不息不有惡難不驚不恒不
以恐受以體解而性入性與道偶如合符契也是

為住不退轉應於無處當以知此又妙世尊（師云妙者此經義甚深妙也）菩薩修行明度無極不以色住（不倚此色身住也）於痛想行不以識住（不以名身住也）所以者何若止於色為造色行（是為甫始主作生无身業也）止痛想行為造識（斯又甫欲与造邪識之行始衆生矣）非為應受（非如法受也）明度無極不造行為應受（識不造色行是為應受明度矣）受此其不具足明度無極終不得一切知（於斯經中有邪想行如毛髮謂之不具終不得作佛也）秋露子曰菩薩何行而受明度善業曰以不取色（取者也不著於色也）不取痛想行識所以者何色無彼受痛想行識無有彼受若此色無彼受為非色痛想行識无有彼受為非識明度之道無有彼受所以者何吾受如取影无所得是為明度無極之行也是名曰菩薩大士諸法无受之定（我於世間所受如夢如影影為无所得也）場廣趣大而無有量一切弟子諸緣一覺所不能持也（教順之場極廣所趣之道極大四等弘普周遍无極畢央清衆苦痛難忍甘心進排志大不推弟子若佛所不能究竟曰不能持矣）又一切知亦無彼受（師云一切知佛也唯佛得无不知）所以者何無想見故若想見者終不得此為若異學先泥之信不得一切知彼先泥信解

道學度入慧亦不取色不取痛想行識不從色見慧不內色見慧不外色見慧不內外色見慧不以異色見慧於痛想行如上說不從識不以內外異識見慧如是究暢從信解得道地法意作量以為脫便無受无獲（無受不復受五盛陰想无獲無復罪福故言無所獲矣）巳受解得度滅（巳受解者謂八正道及正解正智為意巳受无復思想為巳得應義也）明度不為智想如是世尊雖菩薩於是道不取色痛想行識亦不中道滅度而具如來十力四無所畏佛十八不絕之法也（菩薩得明度意見空甫修佛事以其力无畏十八法成相好嚴佛刹不違本願欲度十方不中道滅度也）又菩薩大士行明度无極當以觀此何等是智慧何所為明度何以明諸法无所從得（師云不從內色外色內外痛想行見惠是為无所從得也）是故謂之明度无極如是觀省察思惟不驚不恒不移不疲如是菩薩為不中休明度无極以知此秋露子曰何故菩薩知巳休止為如於色休色本性於痛想行休識本性明度無極休識本性（色之本性著復著起復起五陰悉尒菩薩於五陰休其本性不著起也）明度無極休智本性善業曰如是賢者其於色也休色自然（菩薩學明度本心欲分別知望得息當休是欲知望之想无所復起也）

於痛想行休識自然明度無極休識
自然明度無極休智自然行此道者
於智休止智之自然者休矣於五陰中皆休其自[illegible]不復[illegible]矣相休止相之自然者休矣秋露
子曰善哉善哉其學此者必出一切
智行此道者休其欲之心即知心自起者皆休止也善業曰然菩薩
學此出一切知所以者何其於諸法
無出无生如是學故逮得佛坐學如此者必從生死之出成佛一切知矣又妙賢者菩薩履行明度
無極若行色為想行若行色占為想
行若行色不占為想行若行色興為想
行若行色敗為想行若行色滅為想行
若行色思為想行若行色空為想行若
行色非身為想行痛想行識如上說
皆為想行若識有是吾當行欲得行
設有是如是行如是惟為惟行師云說色如此痛想行識亦如色說也此道為是菩薩大士為行
得想之行無善權方便以為休於明
度無極此上章皆為三界生死不合明度大智之道也秋露子曰
菩薩何行為无想無得行有善權方
便而不休於明度無極誉曰不行色
不行色占不行色興不行色敗不行
色滅不行色想不行色空不行色非

身痛想行識如上說不有是（師云不以有識知有
（此想也）吾當得行是行不有是此行惟為
行此道如是行菩薩大士為無想无
得行為有善權方便而不休於明度無
極（不以識知有此相應於明度无極也右此章所說无想無得之行也）又菩薩
大士行明度無極於此不近為不行
不近行（師云菩薩於此五陰念无所依近為不行者謂無所行也）不行不
近（菩薩意不近行亦不行不近以為真）亦不行（亦不行如此也）斯不否
行斯不近行斯不行斯亦不近
於行不行於不近於不行不否行於
不近（如此上謂意上事亦不離此上意矣）秋露子曰何故不
近善業曰如諸法無所近无從度是
名菩薩大士（不著行亦不斷行者為生死斷為泥洹能護此兩意是名為特曉即
度善權也）一切諸法無度之定（如十二因緣皆空如无想可近者不
著不縛故无得道也）塲曠趍大而無有量一切弟
子諸緣一覺所不能持行斯定者疾
得無上正真之道為無不覺乘佛聖
旨善業曰是菩薩大士受拜於往昔
如来至真等正佛者乃行斯定彼受
無見无見為定其於定者不知吾受
之（師云菩薩於定不作思想也）吾已定吾依定也彼
於是中一切不明（不以意分明之也）秋露子曰
云何菩薩為昔如来所說拜當得佛

者彼能見定是定者乎彼謂以得拜家壽能自見意光
為以定邪答曰不也所以者何如彼族姓子
學此經人為善男子是也行明度無極者為非不想
所以者何無所明故無所別知故也是以定
者非想非想非五陰想也非不想有三十七品三者想无世俗想也
佛言善哉善哉善業說山澤行為第
一辯菩薩大士當以學此如此為學
明度無極辯智之決者問來即答事皆明真矣秋露子曰
佛以如此學學智慧道者是為學何
法佛言如此學者是菩薩為无所法
學何以故是法不有知明如凡愚人
専著者也師云知之明之即為専著者也曰當何用明知
此法為學者問欲得佛者何用明知此佛言當如不明無
所明知明之謂也無所明是是為定也凡愚人以
専著者欲明故為不明由不明导兩
際不出生死不解清淨是為兩際也不知不見不明諦法
諦四諦矣意著二際不知欲苦不見習盡不明有盡不達淨道故曰不明也而欲於
法不獲无想定故想欲想得之了本曰行福福識坐夫欲㒺道而不獲定者世世受福得佛之望耶
從法思欲専著名色以専著故而不
知此無所用聰明之法已不知見亦
不思惟不觀不省故墮愚數便無有
信不解不用是故謂之凡愚専著
從法法心法也痛想行識謂之名地水火風謂之色從欲之徒専著五陰心惡三界偱流生死不能

救邪識之根法句曰心為法本禍福由心行殃殃
罪罪識生五陰所弊故不睹无念法也无念法也
无所由聯明之法者獲無想之定善惡不同十二
因緣滅諸根都寂寂生死神還休人本純真經
曰心入泥洹從本寂又寂不解四非常守意志
著空斯空想天之類矣由還生死受苦无數慧
所經曰如令泥洹為常住法大象四等還為
轉動謂其不能空空入泥洹處本寂者也

秋
露子曰計如此學菩薩大士不學一
切智不起想求衆智矣佛言然如此學不學一
切智如是曉了乃為學一切智曉了者謂
不著不斷不起不滅耶能出一切法謂十二部經法善業白
言如世尊言是為幻人學一切智已
學一切智乃出諸法如直言之當云
何佛言吾因是以問汝所安便說師言
所安便說如言且說汝所知也對曰甚善佛言云何幻
與色異乎不也世尊幻與痛想行識
為有異乎不也世尊云何知想在此經者及行同此法者意慶
是經者盛陰已滅者持生死五陰成菩薩道者皆云何也色猶幻痛想
行識猶為幻云何善業明是中想知
立行五陰而為菩薩對曰菩薩學如
幻人是中持如幻者即五陰所以者
何如佛說識如幻善業說往者所聞佛語引以喻義也若
此識六根亦然何者意幻為三界耳
如三界即六根即五陰秋露子言菩
薩闓是得无懈怠佛言設為惡友所
制必持懈怠若得善友終不懈也善識

如幻者六根亦復如幻意所幻化令有三界耳

善業白佛何以知菩薩惡友佛言其不慕樂明度無極欲棄捨若形相愚占文餝違此深智師去愚者已想取文餝占者想取也更說經道當知是為菩薩惡友善人好明度而遲退之更為說異道經是為惡友也曰何是善友佛言未起明度無極者即勸使學教誨之令入斯道為現邪行說邪之害是邪行是邪害使遠離此當知是為菩薩大士弘擔之鎧善友者也弘擔者菩薩自擔忍世衆苦必得佛拯濟衆生滅十二因緣還乎本无鎧者德其行高見罪常由丰土以鎧障身全命勢成勝獻終始无畏菩薩內淨視明以八直之行為邪意識破擾五賊萬領取佛不能沮遂成世尊故曰法鎧也又問呼道人為菩薩其句義為奈何佛言所謂菩薩者一切諸法學無罣导巳學无导能出諸法故謂菩薩大士者其義云何佛言大士者能聚大衆為之合家是故為大士也菩薩能於三界為大尊貴若金輪王合聚大衆化之以德身棄國位為沙門導之以大道示衆欲惡故曰大士秋露子曰吾亦樂其為大士者於見身見性見命見人見丈夫見有見无見斷滅見常在為斷大見何者為說上師大六十二見為一見潤耳法度諸見潤是故為大士法佛法以佛法度六十二見及決瀕之四潤故曰度也善業曰

夫大士者如一切知意无齊同志於
弟子緣一覺（如佛意不與弟子各佛齊同也）在彼无
著所以者何悲知意質直無漏（在彼者在
生死也）无受無滅（无受者不受五陰也無滅者不捨生死求滅之想也）
以悲知意大照菩薩是故為大士
（能持明度教照菩薩也）秋露子曰問何故菩薩大
士亦彼悲知而意不著善業曰以无
意故於彼悲知而無所著賢者滿慈
子言吾亦樂其為大士者揖人昇於
大乘而有弘揞之鎧是為大士（師云能以經法
揖天人使昇佛大乘之道也）善業白佛何謂弘揞
之鎧佛言菩薩束已自揞吾當滅度
無央數人已度无量無數人民皆得
泥洹知其無法得滅度也所以者何
意法如是辟如幻師與幻弟子於四
衢道化作人衆以為化人而斬其首
汝知云何彼有所煞有死者乎不也
世尊如是善業度无數人為無有人
得滅度也菩薩聞是不驚不恒不以
恐受不移不捨不疲而無慘悴是為
有弘揞鎧能昇大乘當以知此滿慈
子曰吾省佛言如我所得當知是義
為無帶甲所以者何如佛告善業无

造佛一切法無作成諸法者亦無造
衆生者如是義者無弘揞鎧善業曰
無所束帶善薩大士為无弘揞所以
者何色痛想行識不著不縛不解故
秋露子曰何如為色痛想行識而去
不著不縛不解善業曰色如幻人故
不著不縛不解痛想行識為如幻人
不著不縛不解无有之色不著不縛
不解無有之痛想行識不著不縛不
解五陰如是諸法亦然是故善薩所
為揞者无有揞也師云一切人自然无有作者是為生死滅空道
法亦空如空者无有從生死中乘得佛者佛空法空故無有出滅諸法者一切人大空故
亦无有造作衆生者也善業問焉知善薩正昇大
乘師云大乘大道也何謂大乘何乘發住乘發
何世孰建大乘斯乘何出佛言大乘之
為乘者為无量乘為衆生之無量也
善薩法意廣大興識无量也所以者何人種无量
善薩為之生大悲意以斯大乘住奏
三界聖一切知乃建大乘乘無從出
所以者何有生有出則為二法若不
起不致於諸法不得者是為无所生
无從出善業曰大哉斯乘為天人貫
譲王諸世間出上善業乗與空等弘

裕若空苞容衆生無有量數（上善者普明也）恒
以虛閑濟人無極而為遍宣故為大
乘不見其亙亦不見出（佛常以虛心閑眼无事羣生來者不
遂其志大士亦當學斯矣）如此乘者不從始得不從
終得亦不中得（不從初始意得亦不從中間及終意得也）於三
塗等故為大乘佛言如是善業以能
行此乘故謂之善薩大士（過去當來現在覺等耳）
秋露子曰佛請賢者說明度无極而
道大乘者有擅知耶（師云佛本請卿令說明度无極耳云
及說大乘事宜及知此耶秋露子為不知家問宜知是也）善業白佛吾
說明度無極得无過乎佛言不也適
得其中善業言善薩大士不於始近
不於終近亦不中近（不始意近道不終不近道也无去来今三達
想矣）色无際道無際痛想行識道俱無
際是故菩薩无近無得无知無明（色所以无
邊無極者色之性本空故）色善薩不知不明不
致不得痛想行識亦如是（色与善薩方是无有知想
小無有明也了想不解意在其无可得大智与明同義與得亦同我）都一切
於一切（都一切謂善薩心也於一切謂生死治法與道法也）無知无
明無致无得當為何善薩說明度無
極尚不見善薩何用見明度无極善
薩者但名耳猶我為我無可專著我
者空虛不可審明我不可明道何可

若如是諸法无有尊者何等為色色
無生牢固何等為痛想行識識无生
无牢固諸法無生无有牢固彼無尊
固者不是法不非了卒無主當為說
是處无知亦無異處可得菩薩行道
也（生无亦无處所也）如是世尊其聞是言不驚
不恒不捨不疲不有懈悴如此知行
是菩薩為能惟明度無極所以者何
行此經特以如是法孰觀斯道是時
為不逆色不逆色者不見滅也所以
者何於自然色而不起為非色若色
貴耗亦非色來無興衰我者此為无
二事如為之色是我即由是為我色
是為造計痛想行識如法觀時為不
逆識於自然識而不起為非識若識
貴耗亦非識來亦无興衰我者此為
無二事如謂之識是我即由是為我
識彼為造計者（師云觀明度為不逆色識言不逆也）
秋露子曰吾省是語於義菩薩為无
所起若无起者何故菩薩行艱難行
為衆生更苦無量善業曰吾不樂菩
薩艱難行而大士者無艱難想以行
道也所以者何行艱難苦想者不能

為无量人民建大利也（師云此弟子行渡獻生死莫能導利一切人使得泥洹也）是以當為安隱易行之想（當為安隱不當為菩薩兼難想也）為衆生逹若母想父想昆弟想姊妹想子想女想當生是想行菩薩道於一切人為己親想以是想將導之（行菩薩道者一切如視五親也但欲安隱導利非有癡貪戀之想）見衆生為若己（當念一切若己身）都一切於身不明是外內（菩薩都一切持心於一切天下不分別親者為內疎者為外矣也）為生法想斯一切為吾子菩薩當度此无量苦性不有怒意（法想者善排大悲也）若被形截心無礙毒終不為苦想也如賢者言菩薩無起以其無起故為菩薩秋露子曰云何菩薩而无起者於道人法於一切知一切知法亦持無起（一切知法佛諸經法也）善業曰然於佛法都无所起問曰在佛法而無起者其於凡人及凡人法亦將无起荅曰然於凡人法亦无所起秋露子曰如是菩薩於道人法從一切智至凡人法皆無起者是為不近不起得一切智耶（凡人法者謂生死法也皆无起者想滅然也近將將也起生者念也）善業曰不起之法無欲得要也不起之念亦非有法（不起之法无有望欲得之想也）可擇取也有得佛者我以為諍（无有二法當捨法善業曰諸法皆空无作無得今言此取是也有生死有得佛）

潛 名都

者斯謂以法意淨曰是如何當從未生法擇巳生法乎擇取道也生死法至生法至乎生无之法至道乎當生有至道乎問辭也荅曰云何生法不生而不生法生耶善業欲解其難故先語之言生死之法不起耶決通之法復生秋露子曰不生法生法者不起法也樂不起法之語耶樂起語也如賢者樂必不起之不要善業曰如是當樂不起不要賢者所樂吾亦樂說秋露子曰如善業為法都論寂不可及所以者何在所問如應荅法意不揺其言皆妙荅曰是法意也佛諸弟子所問應荅意不揺者於一切所猗故也善業於此淸淨法中為都論秋露子於无此法中為都論秋露子曰善哉善哉是為上辯何謂菩薩諸法无猗荅曰是明度無極即為菩薩諸法無猗意常淸淨不淫生死諸猗也曰不一切乘是經唯諸法無猗耶曰悲乘明度无極故為諸法无所猗聞言不復諷誦承事行典祖當守一不猗生死而已耶菩薩於是無方石山處菩薩所猗特學坐方石不念典石要好可長坐也曾此坐披鞠遠擱下四十歲不知獨名者聞无猗意在獨也而以嘿取諸法之要如無取焉是為行諸法而無猗行也嘿菩道也以无意學者要如无去就之想也若為菩薩說是與知不疑不望而能深解

是謂知行者已為不休如是念矣不疑
深法也不望不於道行之淨而苻其意有
所希望也不休其意於道无彈指之間廢息耳
秋露子曰若不休此行為休是念若
休是念為不休此如其念行而不休
者是謂常行等念等也師云休止也等平等也若精進於此
行者以為止生死念若止五陰斯為精進行法
是也大士之行道爲生死等生死與道等其法
俱空故曰等也等行者不捨衆生疾取本淨也
忍生死苦而以大道導利之令佛道不絕也
已念等行等者則一切人必常有紹
此行而得為開士者紹續也如是衆生
亦將不休此念此行衆生亦得此法意也所以者
何人不當廢是念也人不當休廢道念也善業曰
善哉善哉賢者勸助為說是致要語
如賢者言行等念等助一切人不廢
此行夫衆生自然念亦自然當以知
此衆生恢廓念恢廓當以知此衆生
之不正覺而念不正覺行亦不正覺
當以知此如是行念吾樂菩薩思惟
念此行衆生靈空恢廓廣大无邊故可導利昇此大道一切人不能正覺當
以正覺開寤之也

明度經卷第一

己亥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